



册府元龜
卷之百八十五
至六



1 3
849
64



門 849
卷 64



册序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四

勲業第三

梁高祖武皇帝南齊丹陽尹順之子博學多通好籌
畧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之起家巴陵王南
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軍王儉東閣祭酒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筆號為八友累遷隨王

閩位部

鎮西諮議叅軍時順之征魚復侯子響於射堂縊殺之後齊武既憶子響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及鬱林王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先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下白龍耳此輩唯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卽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竝

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卽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帝爲寧朔將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待罪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竝曰慧景反跡旣彰實足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帝笑曰其如掌內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歷太子庶子中書黃門侍郎入直殿省建武二年後魏遣劉昶王肅率衆寇司州以帝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之爲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

威畧謂諸將曰今屯下梁州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唯帝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啣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脇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二鼓而退劉昶有疑心帝因與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迴雲轉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

十萬陣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效死之士執纓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昶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帝勅曰聞肅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軍罷以帝爲右軍曹安王司馬淮海大守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帝赴援十一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帝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度五年三月慧景與帝進行鄧城魏主率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

欲引退帝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帝獨率衆距戰殺數千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畧盡唯帝全師歸俄以帝行雍州事十月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徐泗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年東昏卽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杲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勅帝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唯有此地勤行

仁義可坐作西伯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言之耳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張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肅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入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威睚眦成憾屢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緒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基所可當輔唯有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趨足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

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分
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
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投足無路郢
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獸視其
間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爲國剪暴可
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矣懿
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弘策還帝乃啓迎弟偉及愔是
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爲
舟裝之備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
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

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
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
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
義舉公侯將相良在今日各盡勳効我不食言是日
建牙於是收得甲士萬人馬千匹船三千艘出檀溪
竹木裝艦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兵
三千使過荊州就行州事蕭穎胃以襲襄陽帝知其
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
及山陽西上帝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知唇亡
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

掃定江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筭之昏主役御應勅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獸齋書與穎胃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前遣天獸征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只有二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管彼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明必漏吾謀是馳兩空函定一

州矣山陽至江安聞果疑不上穎胃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胃伏甲斬之送首於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識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據便進兵恐非廟筭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籍義心一時號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頓兵十旬必生悔吝兒童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然後進軍帝不從王懋又私於張弘策曰我

奉事節下義無進退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帝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讐四方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二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帝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帝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愴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吏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司馬郡令杜永兼別駕少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

曰夫道不聳夷世無永治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因屯因而復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恃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舛歷竝拓緒開基紹隆保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天嘗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鬢剪之年植險於髻卅之日猜忌旬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見前梓宮在殯覲無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嘗奇服異衣更極夸麗至於選採妃嬪姊妹無別招待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禪敗之名姬姜被于戛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斫其間以爲懽笑聘肆淫放

驢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途炭行產盈路輿尸竟道
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
曾無休息沉浮酌醬縱歌墟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
梅重兒茹法珍滅獲斬小專制威柄誅剪忠良屠滅
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報國江僕射外戚之重
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苻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
射縉紳冠冕民望攸歸或涓陽餘威或勲庸允穆或
誠著艱難或勤勞王室竝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
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薨粉
孩稚無遣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公幹世之才識

賈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
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剪
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士喪
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
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勵義徒電掩強敵克殲
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道過伊呂而勞謙自巳事
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迨及預
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
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
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

天道禍淫罪不容戮悖禮違教傷化虐民射天彈路
比之猶善剗胎斫腦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
其過窮山澤之鬼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
紀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社
阡危海內沸騰士庶波蕩百姓懍懍如摧厥角蒼生
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
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臥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
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照神靈祥啓元龜
符驗營壁作鎮侯潘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
右將軍穎胄征虜將軍夏侯祥並同心翼戴卽宮舊

楚三靈再卽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武之
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大定元惡未黜天邑
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卽日遣冠軍將軍竟陵內
史曹景宗等率二十軍主長梁五萬驥騾爲群鴉視
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
襄陽太守王茂等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
摧鋒拒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蕭偉等三十
九軍主巨艦迅楫衝波噓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
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
甲楯十萬沿波馳驟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

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肅奉明詔恭行天討屬漢果銳泂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遙驚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縱金拂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絡繹繼進蕭右軍許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輔世擁荆南之衆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旌旄所指威稜無外龍驤獸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扎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雀太山而注燦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頂兒法珍而已諸君或世胄羽

儀書勲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匈奴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永紆霄紫若執迷不悞無迎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帝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景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帝曰漢不闢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犄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及今欲遣

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併以逼賊壘吾自後圍
魯山以通沔漢應城竟陵間乘方舟而下江陵湘中
之兵連旗接必資糧既廣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
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
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冲出軍迎戰茂等
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
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帝築漢
口城以守魯山令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過中
江絕郢魯二城三月乃命元起進軍南堂西渚田安
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月南康王卽帝位

於江陵改元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帝
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
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於軍四月帝
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屢戰頗北
因不敢出諸將議欲攻之帝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
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衿等三十軍救郢州進據巴
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齎蕭穎胄等議謂
帝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連和猶爲上策帝謂闡
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

所以兵壓漢口連給數州今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曾山必阻沔路所謂搯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取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分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被席卷沿江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

舉動言靜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提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昌帝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循期劉道晏屯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城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曾山城主房僧寄死其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澗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

流齊進鼓噪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於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帝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乃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門人情理當恟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軍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程若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間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並加隱恤其死者命棺槨先是汝南

人胡文超起義於尋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帝又遣軍主唐循期攻隨郡並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陳伯之遣蘇隆反命求便進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異乃命鄧元起帥衆即日沿流討之八月天子遣兼黃門郎蘇因勞軍帝至鄧州命諸軍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湓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府長史鄭紹叔守

江州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甲冑棄姑熟走大軍
追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
遣征虜將軍李居士帥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
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
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
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據越城景宗據皂莢橋鄧元
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議
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雀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
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江
以西新亭以非蕩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

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帥軍
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
餘萬人閩人王張子持白虎幡督帥諸軍又開航背
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
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分投
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雀諸
軍望之皆潰散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
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帝
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
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相和詣東昏出

戰因以其衆來降帝命諸軍築長圍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嘗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帝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寅棄郡赴義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義師帝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洵黨王暉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全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帝中書監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開國公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二年正月壬寅詔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依舊辟土餘並如故甲寅詔大司馬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紀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廢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

於殷周大司馬有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治九功武包
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幕錫賦
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曆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
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強冠於馮濱僵胡馬
於鄧洎永元肇號難結群醜專威擅虐被毒含靈溥
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
新鼎祚投袂勤王公流電舉魯城雲散夏首霧披加
湖羣豎一鼓殄拔姑熟連旌條馬水泮取新壘其如
拾撲朱雀其猶掃霆雷外駭省闈內傾餘醜纖蠹蚋
蝮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歡里忭自近及遠畿

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
史封建安郡開國公邑萬戶給班劔四十人依晉武
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二年正月壬寅詔進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
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掾屬各四人并依舊辟土餘並如故甲寅詔大司馬
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詔曰夫日
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紀地柔博所以成功故
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
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

於殷周大司馬有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治九功武包
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幕錫賦
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曆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
營四方司豫懸切獎漢危殆覆強冠於馮濱僵胡馬
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群醜專威擅虐被毒含靈溥
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
新鼎祚投袂勤王公流電舉魯城雲撒髮首霧披加
湖羣豎一鼓殄拔姑熟連旌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
拾撲朱雀其猶掃霆雷外駭省闈內傾餘醜織蠹蝨
蝮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歡里忭自近及遠畿

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紐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
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一德姬
旦之光於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
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况於盛德
元勳超邁自古黔首僂僂待以爲命救其已焚拯其
方溺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
言前訓無忘終始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
相國總首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
璽綬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緣整綬其驃騎大
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寒暑而

化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實故能流行品物代彼
大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
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盛烈光於有區茂勲振於
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篋
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鎮皇
室世祖以休明卑世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
居弗維夙夜勤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觀
朝權國柄委之群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
嗷類靡餘實繁非一並專國命頻笑致災睚眦及禍
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寘身無所寃頸引決

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籍昏明之期因兆
民之願援帥聖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
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
邊隙大啓荆河連牽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
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靡以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
險疆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
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
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
建武闢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凌關塞司部危逼
淪陷指期公治兵遠討卷甲長驚拒於交綏電激風

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鹹海渚焚廬毀
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帖切羽書續至公
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已出善策嘉
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報
告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令衆
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
漢南廻弱咫尺勁寇兵糧蓋闕棄甲靡遺公作藩爰
始因資靡託治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疆
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
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

代入易亂以治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功
雖被江漢京邑蠢蠢漂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
公投袂萬里事惟極溺義聲所覃無思不躋此又公
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榮川自固公
御此烏集凌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从
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
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公同志
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會
一臨應時號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惶復懷舉斧
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喻風電旌號未

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衝要密邇京畿匈
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
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
猖狂志在借一左傳云背城借一借以一戰也豕突淮涘武騎如雲
公爰命英勇圖機騁銳氣冠陂泉勢踰洹水追奔逐
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
匹此又公之功也琅琊石首襟帶岨固親壘東庸金
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壘城
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狠憑城靡
懼鼓鍾鏜鞳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旬旻因

之將逞孛戮公竒謨密運盛畧潛廻忠勇之徒得申
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
兆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勵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
清猷映世時運艱難宗稷危殆崑崗已燎玉石同焚
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
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
棼絲復禮衽席返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難息司
執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縉紳
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
功隣造物超哉邈矣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

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維永隆萬業是以二南流
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霸政弗與歷之永
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
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燮宇宙
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
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
城吳典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
苴以白茅爰定爾邦建茲冢社在昔日奠入居保佐
逮於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
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綬使持

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等第一至第五
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
賞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
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
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脩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
用情是用錫公大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
在民入丕崇務本惟穀是寶是用錫公兗冕之服赤
舄副焉公鎔均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
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

冷堆髻髮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
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
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範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
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方
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漠
凌厲區宇辟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
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公永言惟孝至誠通神恭嚴祀
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
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禮對
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梁公固辭府

僚勸請乃受二月丙戌詔曰嵩高惟嶽配天所以流
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畚君膺上爵
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
策長世字氓罔不繇此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
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
治兵教戰則雷霆赫於萬里道喪時昏邪說孔熾豈
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
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舍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
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
之日何其遼曼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驚

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
熟屆於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爲固公漢浮江電激風
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強陣拯危京
邑清我帝畿撲旣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
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易俗正本民不失
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周末足方軌桓文遠有慙
德而爵後藩牧地約秦楚非所以式酬茂烈允答元
勳實繇公履謙爲本形於造次加數未申晦朔增佇
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
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

州之南琅琊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
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
如故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營等率百僚
敦請三月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
入蹕乘金根車篤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舞八佾設鍾簷宮懸王妃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
儀四月丙寅遂受齊禪卽皇帝位
世祖元皇帝武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邑
二千戶初爲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
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

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大清元年從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願至江陵軍密詔以帝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是月帝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憚所遣七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眾討譽方等戰敗死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之九月

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反來寇江陵帝嬰城

拒守乙丑譽將杜崩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眾來

降丙寅譽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

僧辯代將四年

臣欽若等曰是歲簡文即位改元大寶而元帝猶稱大清

五月辛

未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

欵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九月

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為中衛將軍王僧辯

為領軍是月侯景將任約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

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雋州

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南平王恪為荊州刺

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恪及大欵大成等府州國一
千人奉牋上帝相國總百揆帝下令不許十二月壬
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護軍
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恂定州刺史杜多安帥衆下
武昌助徐文盛五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
閏四月丙午約與宋子仙襲郢州執方諸戊申徐文
盛陰子春等奔歸王恂尹悅杜多安並降賊庚戌領
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
癸未帝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
下秣陵任約敗景遂遁走拜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

州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陸法和爲護軍
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辯下次
湓城九月以僧辯爲荊州刺史是月僧辯等奉表勸
請不許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
義劉冀赴義奉表請降六年二月僧辯衆軍發自尋
陽帝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
吉方制獷豕豈不以侵陵蕩薄源之者亂階龕定艱
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
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粵若
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

不服左伊右纏咸皆仰化濁淫清濁靡不向風建翠
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辟警肅風牧
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獸賁緹騎
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勳華倒拔自桐栢以
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奉踵交臂屈
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
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
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幾要賞不踰月開海陵
之倉賑甞平之米撒九府之費錫三宮之錢冒于貨
賄不知紀極敢與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

日者結怨江芊遠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
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獸傳翼遠相招致虔
劉我生民離散我弟兄我是以董率臯總躬探甲冑
霜戈炤日則震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
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
淮汜苟存徐交渙汗旣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
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纏象魏總
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
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歛肆
意掊尅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日度僚鉗口刑

戮失衷爵賞繇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藏獲之人五
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踏自相吞噬喋
喋黔首路有啣索之哀蠢蠢黎民家隕崑山之泣偃
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南
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外監陳
瑩之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
煩冤荼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旣甚民且狼顧遂侵軼
我彭蠡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是以
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兇桀不可稱筭汝同赤岸
水似鋒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先

活於鄢郢希勞敗績於柴桑侯景爭竄十竄爭穴
郭默清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生人畢原鄆郇
並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
幕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
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
天下不能爲臣爲子兼國兼家哉咸以義旗旣建宜
須總一共推幕府實用主盟粵以不佞謬董運率遠
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冀行天罰提戈蒙險隕
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
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觸鱸汎水以掎其南轡

斬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景從雷震風駭直指建鄴拔劍而叱江水爲之逆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還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水殆谷克原蔽野挾輶曳牛之侶拔距礮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禁之晚復蜂蠆有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逮如彼怒蛙譬諸鼯鼠豈費萬鈞無勞百緡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旣啓五將咸發齊正正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

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辨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縱金震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朋黨比周何較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郵吏之頸今司寇明罰鉄鑕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勲王府俛眉猶豎無繇自効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瞻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

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有能
率勤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
下賞部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繇余入秦禮同卿
佐日殫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具才何恤無位若執迷
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
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
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
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大社已
丑僧辯等又奉表勸進不許五月庚午司空平南王
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
固讓不受庚辰以恪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僧辯爲
司徒鎮東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畧
少卿周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丙子十月四方征鎮王
公卿士復勸帝卽尊號表三上從之十一月丙子卽
皇帝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勲業第二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勲業第四

陳高祖武帝少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
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所推服梁大同初新喻侯
蕭映為廣州刺史以帝為中直兵叅軍隨府之鎮映
令帝招集士馬眾至千人仍命帝監宋隆郡安化二

冊府元龜 閏位部

縣不賓帝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
林侯蕭諮爲州刺史以培克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
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瓘新州刺史盧
子雄將兵擊之瓘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
子畧與瓘子姓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
南江督護沈覲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
精兵三千捲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
死賊衆大潰僧明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閣將軍
封新安食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帝容貌而觀之其
年冬蕭映率帝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爲

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暉南討帝益招勇
敢器械精利暉喜曰能克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
畧帝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
江相會勃知軍士憚役陰購誘之因詭說暉暉集諸
將問計於帝對曰交趾叛渙罪繇宗室遂使僭亂數
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
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於國憲今
若奪人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卽迴有所指
矣於是勒兵鼓行而進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
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暉推帝爲前鋒

所向摧陷賁於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
之頓湖口不敢進帝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
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
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
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
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
注湖中奔流迅激帝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噪
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
師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輿劫帥李紹
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武進圍愛州帝率

衆討平之除扼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
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帝將帥兵赴援廣州刺
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帝帝知其計與成州刺史
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
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閣下帝迎
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頎監衡州蘭裕蘭
京禮扇誘始興十郡共舉兵攻頎頎請援於勃勃令
帝率衆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十一月帝遣杜
僧明胡頴將二千人頓于嶺山并厚結始興豪傑同
謀義舉侯安都張德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

遣鍾休悅說帝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衆欲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託身當陽便奪馬仗以君疎外何自暗投若且任始興遙張聲勢保此泰山自求多福帝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董方嶽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若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

爲披述乃遣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潭世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月帝發自始興次大庾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帝帝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帝進頓南康湘東王承制授帝員外散騎嘗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帝修嶂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阜遣主帥平虜率千人入灑石魚梁命周文育將兵擊走遷仕奔寧都承制授帝通直散騎嘗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

散騎嘗侍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帝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帝斬之承制命帝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帝發自南康是時承制遣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湓城帝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

帝遣兼長史沈充奉表于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帝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楊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如故三年正月帝率甲士三萬人強弩五千張舟艦三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州遣中記室叅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帝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約盟進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帝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州侯景以舟舫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

遣杜崩問計于帝帝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常槃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兇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帝即於石頭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人鉄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帝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嘗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強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帝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

後賊乃去帝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輝畧開石頭北門來降盪王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克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帝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帝率衆出廣陵應接景將郭元建會元建奔齊帝納其部曲三千人而僧辯啓帝鎮京口五月北齊遣將辛術圍嚴起達於秦都帝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道地攻

之甚急帝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帝振旅南歸遣記室叅軍劉本獻捷于江陵承制授帝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帝代鎮揚州梁元帝奉聖二年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位司空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帝與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牒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帝班劔二十人四年五月北齊送貞陽

侯蕭淵明還主社稷僧辯納之卽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討僧辯甲辰帝步軍至石頭前進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擒僧辯及子願縊殺之丙午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卽位改元紹泰元年以帝爲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陽南徐州刺史甲仗百人出入殿省宸州刺史杜龕僧辯之壻也據吳興與義興太守常戴同舉兵反帝命周文育率衆攻戰于義興龕遣其從弟杜北叟將兵拒戰敗歸義興辛未帝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

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自義興丙子拔其
水栅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以入齊又戛南豫州
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戴齊人資其食嗣徽等以京
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驍勇五百
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戴及北叟來降帝撫
而釋之以嗣徽寇逼捲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
十一月己卯北齊遣兵五千濟渡據姑熟帝命台州
刺史徐度於冶城等立柵南抵淮渚齊又遣安州刺
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
萬人於胡野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于石頭癸未

帝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船千餘艘周欽
武率舟師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運
舫米數千石仍遣常戴於野航築城使杜稜據守齊
人又於金門水南立二柵以拒官軍甲辰嗣徽等攻
冶城柵帝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
潰嗣徽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
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帝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
徽家口于泰州俘獲數百人官運連艦塞淮口斷賊
水路丙辰帝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航渡兵攻其
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陣帝督兵疾戰縱火燒

柵烟塵漲天賊潰爭舟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
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勢無不一當百盡取
其船艦賊軍懾氣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
人還石頭帝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水步不敢
進頓江寧浦口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
乘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
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
水水一斗買米一升米一升買絹一疋或炒米食之
達摩謂衆曰聞在此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
黃侯景服青身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耶庚

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仁榮等潛來請和帝許之乃
於城門外刑牲盟約其將士部曲一無所問從其南
北辛酉帝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壬
戌和州長史烏九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
黃門侍郎曹郎據姑熟反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
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採石南州悉收其馬
仗船米不可勝計是月杜龕以城降三年正月癸未
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竝賜死二
月庚申帝遣侯安都周鐵虎率舸艦備江州仍頓梁
山起柵甲子勅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

三月戊戌北齊遣水軍儀同蕭軌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帝遣侯安都及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吳就共據梁山以禦之五月乙亥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獸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丙申齊兵至秣陵故治六月丙子至玄武湖己卯帝率帳內麾下衆軍首尾齊舉臨水大戰破之帝表解南徐州以授安都七月丙子詔授帝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五千戶食安吉武康二縣侍中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乘給碧幢阜

輪車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帝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二年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將歐陽頴傳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于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進位太傅加黃鉞王欽若等曰自此以後褒寵竝具閏位錫命門是月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帝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辛丑詔曰肇昔元台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

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太監治乎萬國又有一正九合
渠門之錫以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
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
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
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極交越皇運
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摠至哀哀噍類譬彼
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泰始元輔應期將此
方摧援茲已溺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畧中途畢殲
羣醜泊乎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宴
是用先朝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勁讐夷三靈之

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
以屯剝餘象荆楚大摧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胡薦
食競謀諸夏八方甚時莫有裨救疆臣放命黜我冲
人顧影於蔡孺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按下髻求
哀之路莫從竊伏逃債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
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祿斯又巍巍蕩蕩無得
所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祗逆震部夷氛稽山罷
禮番禺蠱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
民之命脩短所懸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
訓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

曜象呈暉樓閣游庭抱仁含信宏勳該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羲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比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繇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勳敬昇鴻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父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垂綬遠遊

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礚礚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况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極橫流于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蹶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吊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疆胡內鼎茫茫宇宙懔懔黎元方足圓顛萬念遺一

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潢池之南揚旌於桂嶺
之北懸三光於旣墜謚四海於羣飛屠楔窳於中原
斬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
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沸騰西
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
司昏曉旁引寇讎旣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
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
將救本朝復若齊都平我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
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
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二州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謚孫盧肇釁越貊爲羣番
郡帖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祇壘洞開白羽纔搗
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
之末邊政不脩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蹇
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暮雄等電
掃風行馳禦樓船直跨滄海新昌盡徹備履艱難經
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逃矣水寓之
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
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
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劔拊

心氣湧清霄神飛紫閣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公而覺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圍盜邊境知無不為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百縛頭懸南士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綠道酋豪遍為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畜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翰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叱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祆氛於瀨石滅沴氣於雩都

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臯王欽若等曰遷仕姓李為高州

刺史據大臯 叛攻南康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摧

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勅虜公坐揮三畧遙制六竒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風驅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色公廻麾蠡澤積谷巴丘億度之詠斯豐壺漿之迓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艦舳相望如運敖倉之粟犀渠貝冑顧茂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誅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

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携用淹戎畧公志唯同漿師
克在和鵠塞北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竝路
遠邇同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峭函憑凌寇擄
據其關梁大盜負其肩鏞公一較載攜三雄竝奮左
賢右谷音祿沙潰土分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
佗佗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庾之進無塞
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奮帝京逆豎兇徒猶屯
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剪華
嶽以爲城雜虜憑焉強兵自若公廻茲地軸抗此天

羅曾不崇朝俾無遺樵軍容甚穠國政方脩物重觀
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
啣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靜諸侯出
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
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
殲厥羣羗遂殫封豕莫不絰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濔
而旋歸駮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平禍難劬勞皇
室而孫寧之黨翻啓狄心伊維之聞咸爲虜境雖金
陵佳氣石壘天嚴荆門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旣畫
八陣斯張載舉靈鉦未抽金撲咸俘醜類悉反高墉

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
 叛渙梟聲不俊戎羯貪婪狄心無改公左甄右落箕
 張翼舒掃是攬搶驅其儉狃獯狄之長埋於國門權
 髻之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睢水而不流此
 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安焚鼎五湖小守妄懷同
 惡公夙駕兼道衣甲仗戈王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
 震懼遠請灰釘焚觀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
 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兇橫凌虐具區王欽若等曰賊
 龕即震州刺史
杜龕舉兵據
 吳興叛也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迹渾
 沌洪荒人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

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情
 切卓爾英猷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
 之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羣渠連兵構遠豈
 止千兵五較自淮以來而已哉公以中軍無帥選是
 親賢姦寇途窮摧然冰泮刑溘之所文命動其大威
 雷門之間勾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
 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
 觀其匪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
 廟堂之上決勝於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
 朝翦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

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縱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旣獲吳淠已縱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廬山廻神姓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大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幽都南踰丹徼莫不屈膝膜拜來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孔亟積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郡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非復華風宋徵子麥稷之刺周大夫黍離之

歎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反席高春搆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算之章還聞太始之高風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世之勲重之以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以自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愆仁惠爲基馬牛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倚頓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濛露卿雲朝團曉暎

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炳煥於圖書方歲祀於史牒
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高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
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群伯二
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胙土維齊巖巖泰山俾
侯于魯抑又勤王及鄭夾輔遷周呂伯之命斯隆河
陽之禮咸備况復經營宇宙豈唯斷鰲足之功弘濟
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
以垂拱當中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
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寧國南
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

之青土首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且奭分陝
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
今命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綬使持
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
朝班禮繇事革其以相國摠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
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
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
錫其敬聽後命以公體爲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
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車各一玄牡二駟以公

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
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公
宣導英猷弘開風教光景所昭鞮象必通是用錫公
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
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巖然廊廟爲世鎔範
持衡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
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于紀必誅是用錫
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鴈嵩溟包一車書括
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以

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尤恭粢盛是用錫
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
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佐興洪業
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以楊
州之會稽臨清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義江州
之尋陽豫州安成廬陵并前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
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竝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
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疇
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簋宮懸王妃王子
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是月辛未遂受

梁禪

世祖文帝始興昭烈王之子少沈敏有識量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帝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使收帝及衡陽王獻王帝乃密裹小刀與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起家吳興太守時宜城劫帥紀磯郝仲等各聚衆千餘人侵掠郡境帝討平之梁承聖二年授信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往廣陵使帝爲前軍

每戰克捷高祖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女婚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令帝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帝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虛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而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帝激勵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龕龕兵尚衆斷據要衝水步連陣相結帝命將軍劉澄蔣元舉率衆攻龕龕軍大敗窘急因請降東楊州刺史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懷振振遣使求救帝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彪將

沈泰開門納帝帝盡收其部幽家累彪至又破走若
耶村民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
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帝
分命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卽位封爲臨川郡
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
於沌口詔帝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
南院永定三年六月卽帝位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渤海脩人高樹之子素家貧自
隊主轉輪爲函使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
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

孫騰外兵使侯景亦相友結柔玄鎮人杜維周反於
上谷帝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
圖之不果而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以帝爲信都
都督時後魏孝明遇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
使榮舉兵內向榮以帝爲前鋒至維會孝莊立以定
策勲封爲銅鍬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帝諭下賊別
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又與元
天穆破邢果于濟南累遷帝三鎮人酋長晉州刺史
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及孝莊
誅榮其從子兆自晉陽舉兵入維執孝莊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帝為平陽郡公及貴也頭紇豆陵步
 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帝帝將往賀拔允過見請緩
 行以備之帝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
 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
 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
 又請救於帝帝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
 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於帝誓為兄弟時爾朱榮從
 弟度律從父弟世隆及彥伯共執朝政從祖兄子仲
遠授東郡
 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
 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

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
 帝帝曰六鎮反賊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
 統焉若有反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
 行也賀拔允時在坐帝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
 柱時王欽若等曰爾朱
榮為天柱大將軍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
 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帝
 為誠遂以委焉帝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
 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
 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陽驛子願廁左右
 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格殺人者乃署為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
 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
 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
 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
 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
 曰香火誓重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難可信何
 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帝金即譖紹宗與帝舊有隙
 兆乃禁紹宗而催帝帝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
 榮妻鄉郡長公主自雒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
 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

進帝至襄洹會漳水暴長橋壞帝隔水拜曰所以
 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讒言自來賜追
 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更叛兆乃陳無此意因輕馬
 渡與帝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帝斫已帝大哭
 曰自天杆薨背賀六渾土欽告等曰賀六渾神武字也更何所仰願
 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傍人構間至此大家何恐
 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
 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帝齧臂止之曰今殺之
 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
 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

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帝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
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帝戶家累
別爲營帝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
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旣出滄口倍加約束
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帝輒步牽馬遠近聞
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
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車營租米帝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
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長廣王而立節
閔封帝爲渤海王四月又加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

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帝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
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
乃詐爲書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
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
尉景爲請留如此者再帝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
號慟哭聲動地帝乃喻之曰與爾俱殊鄉客義同一
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
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帝曰反是急
計須推一人爲王衆曰願奉帝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
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王當與

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帝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帝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爲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帝撫膺曰今者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爾朱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

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王郎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爾朱度律仲遠軍次雒陽爾朱兆會之帝用竇泰策縱反閭度律仲遠不戰而還帝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帝起土山爲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場陽令帝呼之曰麻都祥慚而死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帝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雒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

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
臺摠督焉帝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
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胡陵爲圓陣連
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爾
朱兆責帝以背已帝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
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帝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訃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容
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
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李式以七騎追奔

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
久李式還槩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四月斛
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雒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
智張歡入雒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
梁州遂死焉時匈蠹旣除朝廷慶悅帝至雒陽廢節
閔及中興王而立孝武孝武卽位以帝爲天柱大將
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五十萬戶帝自滏口
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帝以晉陽四
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
出入寇抄帝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帝揣

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帝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帝親臨厚葬之初帝之入雒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帝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繇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陵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構帝於孝武舍人元士弼又奏帝受勅大不敬故孝武心貳於賀拔岳時司空高乾密啓帝言孝武之貳帝封呈孝武殺之天光元年二月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孝武欲妻

以姝騰亦未之信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以白孝武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竝亡來奔稱孝武搃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翰攘臂擊之騰曰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間關西諸刺史華山王縶在徐州帝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帝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蔡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雋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帝曰宇文黑獺自

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忿忿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豫不虞二則以威吳楚時魏帝將伐帝部恐帝部將帥慮疑故有此詔帝乃表曰荆州縮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鎮州刺史庾狄千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遠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燕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

敖曹濟州刺史蔡雋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帝表命羣臣議之欲止帝諸軍帝乃集在并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日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黜辛未魏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帝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魏帝據胡床拔劔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

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
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雋具申
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
恥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
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親相攻討則使身及
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
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
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擴邊境爲
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詞東南不賓
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

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
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
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白
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
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送誰不
惟王騰旣爲禍胎曾無愧懼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
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雒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
心王脫信邪忘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

空拳而爭歿朕本寡德王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向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帝自京師將北以爲雒陽久經喪亂王室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雒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帝奉詔至是復謀

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敢向雒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帝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雒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帝魏

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帝爲北伐
經營帝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四海
奉戴主元武怒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
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
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
司馬子如答帝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
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
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
行臺長孫子彥帥前弘農太守元洪畧鎮陝賈顯智
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帝使竇泰與左相大都

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享元素軍降泰貸文
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
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
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
河橋帝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乃
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
西就關中或云守雒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
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逕還給魏帝云帝兵至卽日
魏帝遜於長安已酉帝入雒陽停永寧寺八月甲寅
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拯救危亂若處不諫諍出

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關
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
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
嘗侍侍中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
帝以萬幾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
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帝尋至
弘農遂西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
崇禮降帝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
大都督庾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
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帝自發晉陽至此凡

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帝還至雒陽乃遣僧
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
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
職此之繇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
是始分爲二帝以孝武旣西恐逼崤陝雒陽復在河
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
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
道帝留雒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
相府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爾朱渾道元擁衆內

屬帝迎納之壬戌帝襲擊山胡劉蠡升大破之是月
孝靜褒詔以帝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帝固辭三月帝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
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
子南海王帝進擊之又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
海王皇后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三年正
月甲子帝帥庫狄千等萬騎圍西魏夏州身不火食
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於是生擒費也頭斛
板俄彌罕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
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

劉豐遣使請內屬周太祖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
尺帝命阿羅至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統山西後獲馬
五十匹西師乃退帝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
以歸復泥官爵孝靜詔加帝九錫固讓乃止二月帝
令阿羅至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萬侯普撥帝以
衆應之三月普撥與其子太宰壽會于幽蒲津以水
薄不得赴救乃班師是月高昂克上雒十一月壬辰
帝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太祖軍於沙苑帝以
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
帝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帝固請鮮

丞相孝靜許之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太祖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千帥諸將前驅帝摠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帥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太祖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帝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帝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旣而帝渡河子彥亦棄城走帝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朝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孝靜進帝爲相國錄尚

書事固讓乃止十二月乙丑帝以新宮成朝於鄴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四年五月辛巳朝鄴六月甲辰還晉陽九月帝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挑敵西師不敢出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周太祖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帝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帝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帝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帝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帝與蒼頭馮

文雒扶上俱走西魏大帥賀拔勝以十三騎逐帝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帝段先橫射勝馬蹶遂免豫雒二州平帝使劉豐追奔至弘農還八月孝靜詔帝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辭乃止十二月己卯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帝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四月丙辰還晉陽十一月帝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胃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弑帝因十五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

三月乙未帝朝鄴丙午還晉陽四年八月帝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帝使元溢射之每中其目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帝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是月帝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五年正月丙午終於晉陽天保初文宣卽位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世祖文襄皇帝神武長子魏中興元年爲渤海王世

子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
公主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
三年入朝輔政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興和二年加
大將軍領中書監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
班師帝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神武晏駕
七月魏帝詔以帝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
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
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
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七年七月辛卯遇

盜而終文宣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太宗

顯宗文宣皇帝神武第三子時太平二年授散騎嘗
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
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
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七月
文襄遇害帝乃走晉陽親摠庶政十一月梁齊州刺
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賚等
竝以州內屬八年正月魏帝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
戶三月進封齊王五月進相國摠百揆封冀州之渤

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之章武定州之
中山寧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
如故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
敬聽朕命夫唯天爲大列星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
川嶽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群
形不彫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
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也
往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流則我太廟之業將墜於地
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區域援翼朕躬國爲再造
經營庶土以至憂勤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

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唯幾唯深乃神
乃睿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象標
聲示迹典禮宜宣令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
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
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摠衆戎
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
之功也逮先統前緒持衡久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
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
功也迩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畧申規淮楚
連城濯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襟帶跨躡蕭蔭

腸胃之地嶽主鴟時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
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
鞠旅覆其巢穴威畧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
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陲亟爲塵梗懷德畏威
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
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
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
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
旣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物音獸銜尾此又王之
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

其裘辭卑禮厚區宇又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
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想投庇如鳥還山
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朱方
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
停筆旣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
輕徑撤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
功也王有安天下之大勲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
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
王宜摠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

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
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
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繇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
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
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
人率俾奔走委盡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
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
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
王虎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行天
討罪人斯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

下土狼顧鳴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
盧弓十盧矢千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咸
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
順往册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
又詔以齊國大妃爲王太后戊子遂授魏帝禪

